杂技创新的江苏样本

叶建军

徜徉在湖光潋滟的江南水乡，流连于烟雨空蒙的黛瓦粉墙，聆听丝竹管弦的余音绕梁，咀嚼诗词歌赋的意味深长，品味千古爱恋的凄美情愫，共鸣小桥流水的人生理想。令观众意外的是，所有这些感受，竟能从一台杂技上体验。近日，由江苏省杂技团创排的诗词歌赋杂技剧场《小桥·流水·人家》在建湖连演3天。透过渺渺纱幕，一段跌宕曲折、不离不弃的江南爱情故事，在惊险高难的杂技技巧下徐徐呈现。

一个杂技与诗赋描绘的梦里水乡

《小桥·流水·人家》讲述采莲女小乔和运河船工刘水的爱情故事，蕴含着诸多的中国特色、地域元素。全剧分为《夏》《秋》《冬》《春》四折，有机融入了汉乐府《江南》、白居易《忆江南》、刘禹锡《竹枝词》、苏轼《望江南》等诗词歌赋的意境，以及杆技、空竹、绸吊、软钢丝等高难惊险的杂技技巧，把江南文化元素和建湖杂技艺术发挥到极致。

据江苏省杂技团团长吴其凯介绍，为了呈现江南的诗意和水性，舞台用静态的纱、动态的纱、薄的纱、厚的纱、硬的纱、层层叠叠的纱，营造了烟雨江南的朦胧美，用烟花三月的红、莲叶田田的绿、金秋硕果的黄、微雪轻霜的蓝，渲染了四季变换的斑斓美。“若有若无的朦胧美，不设不施的真实美，有限无限的超越美，我觉得应该是《小桥·流水·人家》所呈现的江南意境。”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边发吉表示。

一次技艺文化向内容文化的突破

秀技巧，追求惊险奇是以往杂技剧的固有模式。《小桥·流水·人家》将传统与现代融合、东方与西方结合、音舞与戏剧综合、创新与时尚汇合，赋予单纯杂技技巧以性格、情感、灵魂与生命力，开创了中国首部诗词歌赋杂技剧场的先河。

“‘杂技剧场’这个概念，源自于皮娜·鲍什的‘舞蹈剧场’，即强调演员不再单纯地作为舞台角色去叙事，而是把他们的情感、情绪解放出来，参与剧场的表达。”《小桥·流水·人家》编剧曹路生说。

“杂技语言相对来说短于叙事，更不擅长抒情，以往一些杂技剧的技巧，更像是被标签化地贴到故事上。”该剧总导演何晓彬表示，《小桥·流水·人家》创作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改变人们对传统杂技的传统印象。该剧在杂技艺术的本体之上，融入诗词歌赋的文学性、故事人物的戏剧性、舞美各元素及音乐舞蹈的综合性，创造出一种可看可听可感可惊、处处引人入胜又时时令人惊叹的新型杂技舞台表演样式。

为了实现“突破”，杂技剧场《小桥·流水·人家》自2015年底建组后，就着手打磨杂技“遣词造句”的功能——根据剧情叙事、特定情境的需要，提炼出特有的杂技语汇。“像刘水在行船中遭遇风浪，我们运用了软钢丝技巧；表现刘水与小乔的分离、相思和相会之时，又用了杆技。”何晓彬解释着如何“用杂技本体来推动剧情发展，赋予单纯的杂技动作以情感、诗词歌赋等文化元素”。

用杂技艺术讲中国故事的样本

《小桥·流水·人家》既是杂技艺术的大胆创新，更是一部用杂技艺术讲好中国故事的样本。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在观赏该剧后表示：“作品叙事非常清晰，剧中小乔与刘水从懵懂的爱情到别离、思念，到历经风险后重新见面的欣喜若狂，故事脉络非常完整清晰。该剧选用的诗词歌赋的文化符号以及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爱情故事，凸显了南派杂技轻、柔、灵的特点，整部作品动作很轻盈，线条很流畅，演出很灵动，风格很柔和。”

作为中国南派杂技的代表，建湖杂技与河北吴桥、山东聊城一起，被誉为中国杂技的发源地。2008年，“建湖杂技”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名录。“保护与市场脱节，是当前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窘境。非遗不能躺在书本里，拷在光盘里，搁在展厅里，而是要想方设法走向市场，赢得观众，向全世界说好中国故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湖杂技在这方面做出了成功的探索。”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吴晓林说。

从建湖县杂技团到盐城市杂技团，再到省杂技团，半个多世纪以来，江苏省杂技团不断创新，探索着杂技艺术空间的发展。边发吉感慨地说：“文化走出来，需要从技艺文化向内容文化转变。《小桥·流水·人家》可谓一次很好的创新突破。”

在何晓彬看来，《小桥·流水·人家》是一个全新的艺术样式，它以舞剧的思维，用杂技这种世界通用的艺术语言向世界讲好带有浓郁江南特色的中国故事。

《小桥·流水·人家》剧照

学院派演绎古老傩戏

本报记者 郑 娜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创作品《傩·情》日前于国家大剧院公演。作品围绕中国古老的“傩”文化，以舞蹈独有的方式，生动诠释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以及中华文化精神的源远流长，可谓是北京舞蹈学院“2016年秋冬演出季”50台82场演出中，既富神秘古意又具现代审美的一台视觉盛宴。

◀《傩·情》中的『笃诚敦厚』段落

对“非遗”进行研发创作

“傩”是一种神秘而古老的原始祭礼，发端于夏商，形成于周，至今延续了数千年，被誉为“活化石”，并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傩文化对亚洲及东南亚各国，尤其韩国、日本影响深远，日本的“能剧”便是发端于此。

北京舞蹈学院的《傩·情》正是基于这种古老的民间文化创作的。这部作品被定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创作品”，主要源于该剧总导演、北京舞蹈学院院长郭磊对舞蹈高等教育中创作实践的思考。在他看来，学院的创作与商业演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其首要任务是立足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上的发现和开创。

《傩·情》全剧分为“开天辟地”“生命造化”“风调雨顺”“生生不息”“神鬼情缘”“笃诚敦厚”“崇文尚礼”“和合昌盛”等10个段落。剧中，各路神仙带着夸张的面具纷纷起舞并寄托着美好的寓意：“开山神”除旧迎新、“大鹏雷神”保佑五谷丰登、“傩公傩婆”致敬生命的和谐、“魁星神”主宰文运昌盛、“双伯郎”歌颂手足之情、“和合神”寓意同心同德……

剧中的序和尾声由来自江西南丰县石邮村的傩班出演。据石邮村村长叶根明介绍，傩戏是明代万历年间传入村子的，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这次演出，他们的服装、面具、乐器都是从老家带来，与如今每年仍延续的乡间跳傩仪式中的完全一样。傩班中年龄最大的老艺人罗会武已经77岁高龄，他在序中带领“众神”开启仪式，在尾声中引领“众神”摘下面具，完美诠释了“戴上傩面是神，摘下傩面是人”的神秘寓言，令人印象深刻。

让古老与当下对话

有数百年历史传承的傩班民间艺人，与学院派的艺术家联袂演出，就像传统与现代的一场对话，表演与仪式的划分模糊了，古老与当下被举重若轻地拉进同一时空坐标，在艺术的高处相遇。

谈到与北京舞蹈学院的合作，叶根明连连说道了不起：“能做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他们把乡村的傩戏舞台化后，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更加时髦，能吸引到更多年轻人看。”

▲江西南丰县石邮村傩班老艺人

为了让《傩·情》既有古朴原始气息，又融入现代审美，北京舞蹈学院研创团队在3年里数度深入石邮村采风。青年舞蹈家们拜当地傩班老艺人为师，一招一式地向他们学习最原汁原味的跳傩技艺。剧中每一个傩神形象与舞蹈动作都有明确的来源和出处。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舞蹈家们对其中最有特色、代表性的元素进行了艺术加工。

由于几乎全程戴着面具，对于舞蹈演员来说，演绎傩舞并不简单。舞者用了大量的时间练习，以适应沉重的面具以及由此带来的视野上的局限。不仅如此，带上不会动的面具，人物没有了表情，舞蹈的生动便全要靠演员的肢体来实现，如何将面具与舞蹈动作配合到一起，创造出活灵活现的人物，这着实令年轻舞蹈家们经历了一番考验。

演出后的采访中，观众提及最多的关键词是“震撼”。一位观众称：“看了演出，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心灵的震撼与敬畏，这种敬畏与鬼神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一种人的信仰的升华。”还有观众说：“这是一次精神之旅，看了民间艺人世代相传的动作，再看专业舞者的表演，我觉得就是在继承，在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真有魅力！应该多一些这样的演出，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

◎名家说民歌

打只山歌过横排

乔建中

这是江西兴国的客家山歌。江西地处长江中游，全省为多山丘陵区，刚好处于楚文化与吴文化的过渡带，它的民歌风格也表现出一种交融性特征，大致可分为四个分布区：（一）、以九江、上饶以及南昌、景德镇为代表的“赣北分布区”，它与鄂、皖、浙三省交接地区的民歌具有一定共同性；（二）、以萍乡、铜鼓、永新、莲花为代表的“赣西分布区”，与湘东地区的民歌有一定的共性；（三）、以赣州和吉安地区的万安、遂川为代表的“赣南分布区”，其代表曲目与粤东北、闽西地区的客家山歌属同一品种；（四）、以宜春地区的高安、新余、清江、丰城及吉安、抚州部分县区为代表的“赣中分布区”。

此歌属赣南分布区的优秀作品。这类山歌有一个明显的音调标志，即开始的“哎呀咏哎”这个“引腔”和中间的过渡腔“同志哥”，前者为当地日常生活中的感叹语，凡以“哎呀咏”作为“话引子”，即表示他要讲话了；后者则是一种亲近的称谓，也有记成“同志格”的。引腔以后的段落，基本上是即兴性较强、非方整性的“四句头”结构。兴国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中最有特色的一种，但由于它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差异，赣南客家与粤东北客家和闽西客家的民歌又分别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传统。通过本歌，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它的明畅、粗放和豪迈的山野气息。

扫二维码听歌

“iSING!”在中西文化殿堂

本报记者 李晓宏

你能想象在同台演出中，外国歌唱家用中文演唱中国歌曲，中国歌唱家演唱外国歌剧，台下中外观众参半，会是一种怎样的反响吗？

日前，在纽约艺术殿堂卡内基音乐厅内，“iSING！田浩江与大都会歌剧院明日之星音乐会”慈善义演即呈现了这种文化交融的景象。当中国歌唱家演唱《塞尔维亚理发师》《浮士德》《麦克白》等世界经典歌剧选段时，台下美国观众掌声雷动；当乔治·伦敦国际声乐比赛金奖得主、男高音杰迈斯·迈克尔库深情演唱中文歌曲《那就是我》时，场下华侨华人动情动容；当大都会歌剧院4位中外歌唱家分别用中文各唱一曲《鸿雁》时，雄浑忧伤的曲调拉开观众的情感闸门，浮云游子的思乡情如潮水一般涌来势不可当，“鸿雁北归还，带上我的思念……”台下随之吟唱，浓烈的感情在这座百年西方古典音乐殿堂回荡。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旅居美国30多年的华人歌剧演唱家田浩江说，歌唱是最感人、最有效的沟通方式，那些浸满时代记忆的音符，最能唤醒和慰藉身在他乡者的故土情感。

歌唱也是有效促进沟通的一个文化桥梁。上世纪80年代，田浩江只身来到美国闯荡歌剧界，经过艰辛努力，成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签约时间最长的中国歌剧演唱家。15年前的一次经历，让他起意创办一个“帮助西方歌唱家用中文演唱，感受中国文化”的项目。

2001年，田浩江在意大利演出歌剧。中间休息聊天时，20余人中只有他一个中国人，于是大家问他来自哪里。田浩江回答来自北京。“北京？北京有歌剧吗？有剧院吗？”看到外国同行们对中国如此缺乏了解，田浩江心里五味杂陈，“哪一天我要带他们去中国看看，对中国的印象不能总停留在中国功夫和中国菜上。”

10年后，这个想法变成现实，田浩江创办了“iSING！国际青年歌唱家艺术节”项目，致力于培养国际青年歌唱家并推广中文歌剧演唱。他把各国青年歌唱家聚集在一起，请了一批业内专家做“教练”，教他们学习用中文演唱，带他们和西方导演、指挥来中国演出。

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学员们被深深触动了，一名年轻的美国男高音甚至数度落泪，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人生也丰富了，很不可思议”。过去多是中国歌唱家用原文演唱外国歌剧和歌曲，现在这些外国青年歌唱家登台中国剧院，深情而专业地演唱中国歌曲，给观众带来惊喜，也丰富了自己的见识。

5年来，iSING！项目从北京培训中文演唱起步，到在美国大型演出，再到赴苏州办艺术节，规模渐大，内容渐趋丰富。同时，项目通过美国亚裔表演艺术中心协助，为来自30多个国家的160多名青年歌剧学生提供了奖学金，并助力中外歌唱家走上国际舞台，包括帮助中国青年歌唱家寻求赴国外深造和演出的机会。

此次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办的慈善音乐会，全部收入将捐赠美国亚裔表演艺术中心，支持iSING！项目培养青年歌唱家。参与演出的4名歌唱家都曾是“iSING！”的学员，也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签约歌唱家。

在西方舞台上，带着西方人唱中文歌曲、东方人唱西方歌剧，影响力有多大？“我们不是要一朝改观传统认识，但是从这160位学员辐射出去的影响，是很积极的。”田浩江说，希望通过“iSING！”项目带动更多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中华好故事》：呈现中华文明之美

“全民阅读”是近年的热门话题，学会读书、读好书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从上至下的一种诉求和愿望。如何让当代人能够寻找到读书的乐趣，如何发掘出读书的意义？浙江卫视近期推出的全新升级的《中华好故事》，试图通过一本书让当代人和古人进行智慧碰撞、思想交流，表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恒久魅力。

升级后的节目，从赛制环节、题型内容，到导师阵容、参赛选手和视觉舞美都完成了全面升级。首先在节目编排上改变了以往名校学子的对阵形式，由团体赛变成了海选的个人战，更有助于展示选手的不同个性。每期的节目主题，也由原本海纳百川的全面综合题型，变成针对某一册名著典籍的专门题型，知识考察的指向性更加明确，对于观众来说，也更容易对这部名著有更加深入而彻底的熟悉和理解，提升学习兴趣。

节目中每位选手都会手拿一本自己熟读或喜爱的古典名著典籍。他们面对的每一道考题及其所涉及的知识点全部来自这本名著。每位选手需要面对6道题目的关卡考验、3位导师的终极考验，才能获得争冠赛的资格，这些对选手的文学素养和知识储备都提出了很高的挑战。

具有趣味性、互动性的赛制，是目前电视综艺节目的流行表现手法。《中华好故事》通过这样的形式吸引到更多人群的关注，特别是当下主流的“90后”观众。播出两期后，社交媒体上已经有网友留言，“《中华好故事》里面的这本书我也想读……”从“看人读书”到“我想读、我要读”，这大概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也是节目升级之后的良性反馈——背靠5000年传统文化底蕴，我们的电视节目也能呈现出中华文明之美。

《中华好故事》涉及的书籍既有经史子集也有白话小说，甚至还有当代作家的创作，将传统文化揉开又整合，既展示中华文化的广度，又挖掘其精深，让一档传统文化节目不仅深刻，而且有趣，更重要的是，节目在担当传播中华文化责任的同时，对形式与内容进行了“精雕细琢”和大胆创新，它将传统文化与大众娱乐巧妙结合，同时打通“书籍”与“电视”两大传播载体的任督二脉。新颖活泼却充满人文内核的节目，让国学文化换上新装，从“人文”变成“人文plus”，为原创文化类节目的发展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

（文 纳）